

十一 與香港神學

李鳳昌
江大惠
沈宣仁
陳佐才
吳京文
梁家麟
李卓人
徐珍婉
黎乃樹
胡綏原
李清潤
張家麟
楊汝昌

崇基學院神學組吐露叢書①

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

編者：郭佩蘭

設計及製作：美意設計製作有限公司

出版兼發行：崇基學院神學組

沙田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樓

初版：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版權所有

Chung Chi College Theology Division

Tolo Theological Series ①

1997 and Hong Kong Theology

Edited by:

Kwok Pui Lan

Published by:

Chung Chi College Theology Division
Theology Building,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First Edition, November, 1983

© 1983 by Chung Chi College Theology Division

All rights reserved

III
Feb
122



S
1113
D9645
122

序言	汪彼得	3
導言	郭佩蘭	4
第一部 一九九七與神學反省		
從五經看信徒（上帝子民）的社會角色	李熾昌	14
從新約聖經去了解香港基督徒對前景的回應	江大惠	22
第二部 對一九九七的回應		
香港之歷史角色	沈宣仁	34
堂會		
基督徒・香港人・中國人	陳佐才	38
堂會對香港社會變遷的回應——矛盾與掙扎	吳宗文	44
基督教機構		
信仰・時代・承擔——「突破」十年回顧	梁家麟	54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對香港社會的回應	李卓人	58
競賽的伙伴？	徐珍妮	62
教會學校		
當務之急與未來挑戰	黎乃棚	66
「牧」校	胡維頃	72
教會整體		
教會要悔改	李清詞	78
走上出谷之路	張家興	82
第三部 本土神學的建立		
本土神學的回顧及前瞻——復和神學芻議	楊牧谷	88

序 言

汪彼得

崇基神學組決定出版「吐露叢書」，並邀請本人為這第一輯寫序言，當樂於從命。作為神學組董事會主席，對同工們的熱誠，百忙中承擔額外工作，至感欣慰，自然願意支持鼓勵。

今天神學教育不再是只為教牧人員而設的專業課程，不只是獻身作宣教工作者的獨有訓練，更不應是在象牙塔式的神學院出產的文學偉論。神學教育是為造就「全民皆祭司」理念中的信徒，有助為真理作証作戰的教會培育信徒，成為全民皆兵，打那美好的仗。

崇基學院神學組藉吐露港週遭山明水秀之區，思有所得而吐露所見，教有所獲而吐露所念，也通過研討交流，分享對話得來的智慧點滴。這吐露叢書當有助教牧同工、同道、聖職人員及平信徒。

第一輯以「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為題，正表明重視信仰與生活的息息相關，在此時此地的處境所作的神學反省，對講者聽者，對作者讀者，都會有一定幫助。這裏的一些文章更針對目前一般香港人的心態，一般教會的現況，坦誠地分享一些意見，一些感受，希望起點刺激作用，促使上帝的子民摸索以至找到新路線，一起尋求父神的旨意，共同走信仰的道路，活出信仰的生命。深盼這本書在今天的香港，對香港的教會作出一定的貢獻。

導 言

郭佩蘭

一九七五年，崇基神學組學生會於暑期舉辦了一個研討會，主題為「大風知否神州路」。當時，學生運動仍然非常蓬勃，學界提出了「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的路線。神學組同學身處中文大學校園之內，多少受到衝擊，並且覺得有必要從信仰立場，反省中國所走的路。當時，在教會中討論中國問題的機會很少，學生會遂發起舉辦這次研討會，各方面的反應相當熱烈。

一九八三年，香港的社會形勢有急劇之改變，香港前途的討論，關乎全體市民的命運。教會亦開始探索在變動中應扮演的角色。崇基神學組認為一九九七的問題，是刺激本土神學反省的契機，故以「時代的挑戰」，作為本年度「神學生活營」之主題，目的在幫助營友反省過去教會對社會的回應，探索將來工作的異象與使命，並誘發針對香港情況而作的神學思想。

「神學生活營」於八月十六至十八日於崇基神學樓舉行，參加者包括神學組師生、校友，及教會青年平信徒。在幾天會期中，我們卅多人一起聆聽多位經驗豐富講者的演講、一同參與熱切坦誠的討論，並且分享自己對九七問題的關心和準備。神學組覺得會中引發的問題，很值得教會內外人士討論，決定將講稿整理結集出版，並且邀請了幾位同道加寫了幾篇文章，使內容更見充實。

全書共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一九九七與神學反省，主要是探索聖經與香港當前情況的關係。李熾昌博士幫助我們了解五經中創造主的心意，上帝子民的責任。上帝子民要與大眾共同建造美好的社會，重新尋找上帝創造和諧及公義的秩序。李博士指出上帝子民有兩個明顯的社會角色。其一是塑造新的價值觀，這關乎生命抉擇的次序、具體取捨的方向，及整個文化精神的建立。其二是上帝子民參與管治之事，發展民主與法治制度。香港社會在未來十四年中應怎樣改變過渡，是當前大家都關心的問題，李博士從五經研究中提出新文化、新社會的遠象，並勉勵信徒負起責任。

近期信徒對一九九七的言論，大多引用舊約的經文和教導，涉及新約的討論很少。江人惠先生強調新約對信徒的影響至為深遠。信徒對新約的了解和詮釋，不獨左右他們的神學思想，更塑造了他們的宗教情操。在一般信徒的領受中，新約的出世意味較重，民族感情較淡薄，以致影響他們對現世的肯定及對香港前景的回應。除非我們能參透並且轉化這種經年累月培養起來的宗教體驗，又在理論方面重新了解新約的教訓，否則，要信徒積極起來面對九七的挑戰，真是談何容易！江先生提醒我們信徒羣體是一個歷史性的羣體，我們今天對事物的回應，受過去的體驗和經歷所影響；我們今天重新研讀新約，發掘其隱藏的信息，自然有助於我們將來面對一九九七，在華人教會中，發展新約的聖經神學，是急不容緩的事。

本書第二部份，是教會各方面對一九九七的回應。第一篇沈宜仁博士的文章，言簡意賅地提出我們怎樣了解香港的歷史角色的問題。沈博士給予香港一個肯定的身份（positive identity）。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其成就卻遠超過去對殖民地的理解和衡量。一般人十分注意香港在經濟發展的奇蹟，但沈博士卻著重自由法治的生活、文化漸集與交流、香港人高度的創作力及奮鬥精神。香港人為自己的成就應感到高興與驕傲。

此外，香港位於中國南端，成為邊緣緩衝地帶，並且提供了一個與中國內地生活截然不同的模式，對推動整個民族的進步，亦有積極的意義。我們身為香港人要怎樣肯定香港的身份？在未來歷史轉變中，香港人對中華民族要承擔什麼任務？教會怎樣幫助香港人及教會信眾明白香港的身份與角色？又怎樣準備他們面對九七的挑戰？

針對上述連串的問題，第二部份各位作者，嘗試從不同層面去研究探索。

陳佐才法政牧師從堂會牧養的角度，指出過去信徒只著重「基督徒」的身份，對社會、國家、民族關心不足。而近幾年來，信徒第二個身份，即「香港人」已逐漸顯露，信徒關心香港事務，也參與社會事件。而九七問題，更催迫信徒面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這「中國人」的身份，對「基督徒」、「香港人」這兩個身份都構成威脅，但陳法政牧師強調在未來牧養中，要使這三個身份都有機會全面顯露，使信徒的眼光更加遠大，屬靈氣質更為深廣。





吳宗文先生更以「矛盾與掙扎」來闡述堂會對香港社會變遷的回應。其實，用「矛盾與掙扎」來描繪「香港人」、「中國人」兩種身份的微妙關係，亦貼切不過。吳先生精警地指出信徒作為「香港人」和「基督徒」，只習慣遙涉和浪漫地愛國，頓然間要將「愛國」轉變為實存性抉擇，心理和生活需逐漸適應過來。吳先生與沈宜仁博士一樣，對香港在過去卅年的發展，有相當的肯定，並且以香港離開母體，有特殊救贖意義。但另一方面，吳先生卻同時提出，香港要回歸母體，是上帝對此地之制度人心施行審判。在準備方面，堂會要重新釐定宣教和栽培的策略，並負責地安排資源的運用。

除了堂會方面以外，我們也邀請了幾位在不同基督教機構服務的同工作出反省及回應。《突破》編輯梁家麟先生指出「突破」以「根」作為進入第十年，踏上第二里的指標，「突破」要與青少年一同掙扎，一起去「尋根、植根、紮根」。尋根就是尋索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植根是培養對本港社會的歸屬感，將自己的根植在土生土長的香港，脚踏實地做負責的香港市民。而紮根，是將生命紮深在信仰之中，在永恒的意義裏。

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幹事李卓人先生重申工業委員會的立場，是站在工人一邊。工業委員會肯定香港是中國的一部份，卻同時強調香港前途要由多數人決定，不同人的意見應得到尊重。作為前線工作者，李卓人先生更看到香港的陰暗面，故此強調組織基層，使工人有力爭謀求「現狀」的改變，並且有份參與塑造自己的命運，建立自己的家園。

基督教協進會幹事徐珍妮女士則關心面對時代的挑戰，教會與基督教機構要如何合作，發揮最大的效用。徐女士首先分析基督教機構可分為服務教會為主的「輔助機構」，和服事鄰舍為主的「見証羣體」。她指出教會是信徒之家，而見証羣體是事工導向的行動單位，兩者相輔相成，互助互勉。

在教會辦學方面，我們邀請了學校的行政人員及校牧作出回應。黎乃棚先生從較廣的層面討論學生的問題及教育工作當務之急。他分析學生主要的問題是對學習提不起興趣、對香港漠不關心、對民族沒有認同。他們或是只顧讀書，謀取一己名利，或是迷失在享樂

主義、青少年次文化中。教育的未來挑戰，是從根本改革教學語文政策，並且推動學校民主化。教會學校更應有遠大的抱負，在教育問題上發出先知的呼聲，並且幫助學生在前景不明朗時，建立信心和盼望。

胡維頤先生以校牧親身的體驗，分享在此時此地「牧」校的方向：要培養身心靈健全發展的人，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人生觀；提高學生的公民意識，認清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此外，還要幫助學生確定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身份，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所認識，對當前中國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有所了解。胡維頤校牧更為教會的教育事業描繪一個新的遠景：學校各人上下一心，建造一個造就人成長的環境，使學校真的基督化。因著我們的見証，帶來整個教育工作的新希望。

上述這些在不同崗位事奉的信徒，從不同的立場回應一九九七的挑戰。我們看到他們勇於承擔的心志，也為他們一顆顆憂國憂民熾烈的心所感動。面對一九九七，教會要負起艱巨的使命，任重而道遠，教會必須有所醒覺、有所準備，並且肯作犧牲。

中華基督教會李清詞牧師情詞懇切地指出，教會要悔改！教會要在信仰、思想、意識重新再作投資，並須敏感地看見時代的預兆，時常自我儆醒，有真正悔改的決心。民族發展服務中心張家興先生呼籲教會同香港人一起走上出埃及之路：擺脫依賴的心態，承擔政治的責任，憑著上帝的應許，離開安逸的環境，面對沙漠的挑戰，接受風沙的洗禮，體會上帝偉大的救恩，建立一個滿有盼望的立約身體。

綜合上述各位作者的討論，我們可以總結及引申出幾點重要思想：

- 多位作者異口同聲地強調，信徒要把握自己有「基督徒、香港人、中國人」三個身份。陳佐才法政牧師提出將來的牧養要使三個身份都得到顯露，梁家麟先生指出「突破」的未來路向，是與青少年一同「尋根（中國人）、植根（香港人）、紮根（基督徒）」，胡維頤校牧呼籲教會學校以基督化精神辦學，培養積極參與的香港市民，和對自己國家有承担的人。

二、香港信徒的心路歷程，這幾年間有急速的發展。從前，大部份信徒只關注屬靈世界，對蒼生苦難，社會不公義關懷不夠，但自從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信徒羣體普遍醒覺自己對社會的責任。現在，面對一九九七，信徒更要學習承擔中國人的身份。反觀聖經中的人物，無論摩西、阿摩司、何西阿、耶利米，甚至是耶穌，都富有憂國憂民的愛國情懷，而這種情懷，使信仰昇華，並迸出燦爛的火花。基督徒常談「背起十架、效主犧牲」，在承擔民族的命運時，信徒的信仰內涵得到豐富，並且有具體實踐的場所。

三、愛國情懷是我們所肯定的，但是愛國必須加上思考與反省。「民族大義」、「祖國統一」有時也可以變得很感情化。中國複雜的情況，香港微妙的處境，不容許我們作「阿Q式」的愛國，信徒必須有遠見、有洞見，清楚香港的歷史角色，及她對整個民族要承擔的任務。

四、教會在這大時代中，要接受艱巨的考驗。教會作為上帝恩典臨在的標記，在此時此刻要燃起希望的亮光。教會要由被動、消極的面對九七，到積極、採取主動，塑造九七：教會要更新她的牧養路向，宣教策略要有所轉移，資源要適當運用；教會學校要為教育工作發出先知呼聲，使千瘡百孔的教育制度有新的轉機；基督教機構協助塑造新的文化、建立新社區、建設合乎上帝心意的社會。教會要造到這些，必定要有決心儆醒悔改。

我們在聖經的亮光中，探討過信徒的社會角色，和信徒對現今世界冷漠的原因。又再從不同的層面，探索教會對一九九七的回應，自然覺得需要有一個細密的思想架構來承載各方面的思想。第三部進入系統神學的討論，是最適合不過，第三部的題旨為本土神學的建立。

楊牧谷博士的文章，縱觀過去本色神學的努力，橫觀香港神學與亞洲其他神學體系的異同，並創建復和神學的代模，作為將來神學思想的路向。文章討論的範圍相當廣闊，內容非常豐富。

楊博士首先指出，香港的神學探索，已逐漸由著眼於討論福音與傳統文化的本色化神學，轉為關心與當下處境關聯的本土化神學。

不單開明派如是，就算福音派也逐漸肯定社會責任。一九九七的問題，可能進一步加強這個走勢。

要尋索香港神學的類型，可以從反省亞洲本色神學入手。楊博士扼要地介紹了台灣的鄉土神學、南韓的民衆神學，和菲律賓的草根神學，並提出他們的共同點，是強調從勞役人的制度中得釋放。教會站在被壓迫者的一方，與小民認同，謀求現有制度的變革，建立一個自由民主、仁愛公義的社會。香港神學的型態，因處境之不同，不似亞洲其他國家的神學那麼激烈，但性質範圍却很相似。故此，對亞洲本色神學的評論，亦可供建構香港神學時，作為參考與借鏡。

檢視亞洲神學，需要一個思想架構，楊博士提出「代模」(model)的意思，並且以評定代模的六個原則來檢討亞洲神學，發覺亞洲神學一般有其偏狹性：只談從勞役得釋放，未能承載其他信仰內涵；只重舊約，少談新約；只談人與人的疏割，未有提及人與自己和與神的疏離；只屬偏處一隅的神學，不能接連大公教會信仰傳統；過於側重罪的社會性，而忽略罪之個人性。

於此，楊博士提出一個新的建議，就是復和神學。復和神學的聖經基礎主要建立於新約，復和的範圍包括神——人——世界這三連關係，復和成為可能，是建基於基督帶來的救贖。復和神學因為包括人與自然的關係，對中國走向四個現代化，有很大的適切性。

復和神學既重公義的重建，也包括和解和救贖；既包括從教父以來信仰的著重，並針對時局而推前一步；既標示了信徒經歷的紛爭、疏割，也反映他們渴望復合、和好；並且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其他信仰內涵，與其他代模對話。

楊博士的文章，在「神學生活營」中引起熱烈討論、不同的迴響。一方面，大家都感到香港的情況實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境況有別：我們雖無民主，却有自由；民衆的呼聲亦可通過不同渠道表達；民間的壓力團體亦頗具影響力。所以，香港的神學型態，在某方面應與台灣、南韓、菲律賓的有別。另一方面，復和的觀念，亦是中國神學界所著重的。在一九八一年蒙特利爾舉行的國際基督教研討會中，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陳澤民副院長曾提到：「我們的神學不是

像拉丁美洲的基督徒所理解的那樣，以解放為目的。我們認為神學的任務應該是和解，是歸於好——是使從前曾和人民離異的基督徒再度與廣大中國人民認同與和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背離了上帝的人，通過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整個人類綿長的歷史過程中，重新回歸上帝，與慈愛的天父和解。」^①故此，如何把握復和的訊息，並因應我們的環境給予復和更豐富的詮釋，是我們華人神學界共同的努力。

綜合在「神學生活營」的討論，我大概可以勾劃幾個問題，供讀者繼續思想：

- 一、香港教會這幾年的社會參與，無論是以社區教會的形式進行，或工人前線工作，或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都指出有必要發展針對本港情況的本土神學。楊博士為大家提出一個架構，以承載這些掙扎和努力，是教人振奮的。另一方面，前線的接觸與比較抽象的「代模」討論，如何能互相連結，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神學反省如何能包括前線工作對信仰的反省，使神學不致流於理性的探索，而能成為正如楊博士所強調的針對生活環境，作適切的回應？神學反省又如何照亮我們的處境，使我們不致為處境所封閉，而能尋找上帝活潑的啟示？似乎，神學家與前線工作者要不斷對話，使雙方保持神學的敏感(*theological sensitivity*)。
- 二、在生活營中，我們花了不少時間討論「和平」與「公義」；「復和」與「鬥爭」等關係。我們十分同意楊博士提出萬有因基督與神和好，同歸於一的意見，但在充滿歧視、疏割、分裂的社會環境中，復和如何成為可能？今年八月在溫哥華舉行的普世基督教協會第六屆大會，也很關注在當今紛亂的世界中，信徒如何承認「耶穌基督——世界的生命」。楊博士發展復和的觀念，把重建(*restoration*)、和解(*propitiation*)、救贖(*atonement*)都包括在內，指出復和不是一個靜態的境界，而是不斷的過程，很值得我們再三思想。

^①陳澤民：「中國教會神學思想點滴」，《景風》，第68期（1981），第31至32頁。

三、中國人的民族性，偏重和睦共處，欣賞和諧協調。無可否認，小民很怕暴亂，很怕鬥爭，萬事「以和為貴」。復和的精神，很合中國人的情操。但這種精神，也有被錯誤利用的危險，使人過度忍讓，不求爭取。基督教所強調復和的質素，其中包括和好、饒恕、接納、合一、犧牲等，如何不致成為單方面被動的犧牲，而是富有創造性，使這些美好的情操，能發揮出來，建設一個簇新的文化精神面貌，人眾都能安居樂業的社會？

四、亞洲政治神學是這幾年間急待發展的範圍。我們需要更深入反省福音的內涵、基督的救贖工作。楊博士在文中屢次談到因着基督與神復和、與人復和、與自己復和。他說：「按新約的復和觀來看，當一個不義的情況使人受苦時，不義一方一定要歸回他強奪過去的，或是受欺一方願意饒恕忘記，要是和解無望，那就需要一個受苦的拯救者付上代價，使雙方能同歸於一（at-one-ment），這便是救贖了。」在亞洲現實的情況中，我們如何重新領略基督教恩的工作？

最後，我想藉這機會，衷心感謝很多人的努力，使這本書能趕及於十一月份崇基神學出版社出版。首先要感謝各位作者在短促的限期中執筆趕稿，也多謝神學組各位老師在審閱文稿、編排內容及校訂工作上提供不少意見和幫助。又為沈宣仁博士審閱全書註釋；黃麗霞小姐、湯麗端小姐、梁展霞小姐協助整理錄音記錄；神學組廿多位同學幫助謄寫稿件及校對工作，美意設計公司蔡啟仁先生趕緊設計及製作，特此一併致謝。我們委實看到肢體互相配搭，所能產生的效用。

但願這本小書，能為上帝所使用，引發更多針對處境的神學思想，並對大家準備迎接一九九七，提供一點指引和幫助。

一部
反省與神學七九一九

從五經看信徒(上帝子民)的社會角色

李熾昌

一、上帝子民與社會羣衆的關係

在八十年代初期，香港教會的社會任務已經明顯地確立。從這幾年間的經歷和神學反省，香港教會應該肯定與民眾共甘苦的服事立場與決心。正如耶利米先知所言：「你們要替我放逐你們去的那些城市謀福利，為那些地方的繁榮向我祈求；那些地方繁榮，你們才能繁榮。」（耶廿九：7，現代中文譯本）。教會作為上帝的子民是不屬世但也不是離世的。在出埃及記的西乃傳統的導言（出十九）中已清楚說明，這立約的羣體，要在萬民中作屬上帝的子民，因為上帝所關心的是全人類的幸福，整個天地都是屬於祂的（出十九：5）。

上帝是創天造地的主，萬有皆祂所賜；因此，詩人讚美祂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世界，和住在其間的，都屬耶和華」（詩廿四：1）。創造主的心意是要所有受造物皆和諧共存，成為美善，祂將這有秩序的世界交給人管理（創一：26—31）。可惜，整個美好的創造，受到破壞，人叛逆創造主，指責別人，彼此不信任，嫉妒以至殘殺；也不肯承擔責任，並且否認兄弟的情誼：「我豈是看守我兄弟的嗎？」（創四：9），這種心態引致更大的罪惡，破壞了人類的和平與團結，帶來社會的解體，家庭的糾紛，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崩潰；而那位在安息日慶祝美好創造完成的主宰（創二：1—3），反成為憂傷痛悔的上帝（創六：6）。就在這種困境中（創第一至十一章），上帝的話臨到亞伯拉罕，揀選他與他的後裔，應許新的遠象，賦予新的使命，就是上帝子民要承擔的「你要叫別人得福」這個重要責任。上帝所賜的福澤藉祂的子民傳達到萬國萬民（創十二：1—3）。

從創世記，我們可以明白，上帝子民與社會有一定的關係，這關係是帶有使命的。上帝子民的責任是要使社會中的羣體認識創造

上的心意，一同建造美好的社會，重獲失去了之創造和諧與公義的秩序。

本文是以此基本信念作起點，探索香港教會作為上帝的子民，在面對香港前景時，應有的覺醒及任務。五經中上帝子民的經歷將有助於香港信徒反省我們的處境，因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五經，但並不是去找尋相同的境況，把現今的香港生硬地套入五經的「埃及為奴」，「曠野遊蕩」或「進入迦南」等情景中，而是將五經的神學反省抽取出來，作為我們建立現今香港神學的根據。

二、價值取向的塑造

舊約五經現有的編排，蘊藏着一個很重要的神學思想。五經的中心事件是以色列人從埃及為奴之家被釋放出來，這「救贖事件」貫穿律法，先知及詩篇中，但真正記述為奴與釋放的經文則只有出埃及記第一至十五章。

五經大部份的篇幅是記述以色列民在曠野遊蕩，得上帝保護及引領，賜予水及食物。他們在西乃與上帝立約，承受律法，在曠野實踐如何過上帝子民應有的生活。曠野是以色列人學習成為上帝子民的學校，在那裡，他們接受試煉，他們的人生優次序及價值觀被塑造。

五經搜集了歷代的法典，包括了「祭司法典」及「申命記法典」，收錄在出埃及記廿至廿四章，利未記全書，民數記一至十章及申命記十一至廿六章。這些律法之功用，在維持立約羣體的生活，使之有秩序，有紀律。

以色列人的曠野生活是記載在頒賜律法之前（出十五：22至十八：27）及之後（民十一章以後）。從經文的安排上，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特點；就是頒賜律法之前後均記載相同的事：以色列民求食物（出十六章；民十一章），磐石出水（出十七章；民廿章）與亞瑪力人之戰（出十七：8 - 16；民十四：39 - 45），分擔管理百姓之責（出十八：13 - 27；民十一：16 - 30）等。但前後記載之不同點，更加值得我們注意。在出埃及的記述中，當以色列人因缺乏水及食物而發怨言時，上帝立時供給他們所需，並沒有指責及懲罰百姓；但在民數記中，他們的怨言令上帝發怒，更帶來災禍，甚